

花语小说系列

Hua Yu Xiao Shuo Xi Lie

永远的秘密

以文字记录成长，以花语解读青春

安武林◎主编

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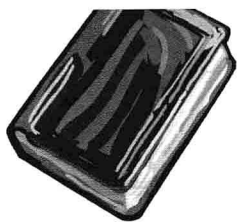


④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花语小说系列

永远的秘密

安武林 主编
程 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远的秘密 / 程玮著. —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4
(花语小说系列 / 安武林主编)

ISBN 978-7-5358-6291-4

I. ①永… II. ①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357 号

永远的秘密

作 者: 程 玮
主 编: 安武林
策划编辑: 吴双英
责任编辑: 胡隽必
装帧设计: 缪 惟 刘豪亮 罗俊南
插图绘制: 代承谦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87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目录

白色的塔	001
今年流行黄裙子	009
孩子，老人和雕塑	019
贝壳，那白色的贝壳	028
奶奶的羊角洼	040
山那边的世界	051
女家庭教师	061
你是一片云	072
孤独的星座	082
小溪从心中流过	091
蓝五角星	100
深深的小巷	110
到江边去	122
永远的秘密	133
我和足球	140
邮票事件	152
木鱼的喜剧	163
关于故事的结尾	169
浅的绿，深的绿	176
赏析	183

白色的塔

还记得那座塔吗？那座白色的塔？

“当然记得。”你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尽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长成大人。

那时候，我们樱桃沟还藏在大山的褶皱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外面是什么样儿的？我们不知道。大人们不带我们出去。我们也不敢像大人那样站在路边招招手，让飞跑的汽车停下来捎上我们。我们常常站在路边，久久地看着远处，看着路尽头、山尽头那迷迷茫茫的、淡蓝的一片天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那重重叠叠的绿色的山峦后，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像一座塔似的高高



矗立着。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去问那些坐过汽车的大人们。汽车正是从那个方向来的，兴许他们知道。

“满世界新鲜玩意儿，谁还注意那个？”有人这样说。

“别是你们看花眼了吧？我可是一路瞅着，连眼皮都不敢眨。”有人这么说。

总之，大人们也弄不明白，那个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夕阳从山脊后探出半个脸蛋，留恋地朝远处那白色的塔影瞅了最后一眼，便消失在起伏的山峦后面。只有那白塔般的影子还醒目地浮在一片深黛色的暮色中，远远看去，像大海里的一片白帆。

要是能飞过这重重叠叠的山峦，去那白色的塔影前亲眼看一看，该多好啊！

于是，我们壮着胆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站在路边，远远地见汽车来了，便招招手。可汽车像没长眼睛一样，径直开了过去，倒是喷了我们一脸一身的黄灰。

终于有一次，一辆卡车吭哧吭哧地爬上坡来，不等我们招手，就自个儿停了下来。

我们反倒愣住了。

车门打开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叔跳了出来。“妈的，这老爷车！”他骂骂咧咧地打开了车盖。

我们这才明白，这车并不是为我们停的。但我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悄悄围了上去，等他拾掇好汽车，用棉纱擦着手时，便壮着胆子开口了：“大叔，捎我们一段路吧！”

络腮胡子转过脸来，不耐烦地问：“捎你们？你们干吗去？”

“去看白塔！”

“白塔？哪来的白塔，去去！”他朝我们扬扬结实的拳头，钻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看来，搭车是没指望了。我们决定扒车。这是一段上坡路，汽车开到这儿，总慢得像牛似的，只要胆子大，肯定能扒上去。

可这个计划一开始实行就很不顺利，不是车速太快，就是挡板太高。我的头上摔了个大包，还险些被大人们发现我们的秘密。

以后，我们每天都坐在路边的高坎儿上找机会。没几天，我们就发现经常过往的汽车中，有一辆卡车开得特别慢，上坡时喘得几乎要断气。大概是因为太老了吧，车上的油漆都没有一点儿亮光了。更妙的是，它后面没有挡板，只用一道铁链横拉着，而且居然还有一截脚踏梯子。这简直是特意为我们安排的！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坡坎上。汽车过去了三辆，都不是那辆车。等了好久好久，日头都正中，那辆车



才在转弯处出现。

我们躲在路旁的树丛里，瞅着那车头喘着气刚刚从我们面前爬过，便蹿出来，手脚并用，好一阵紧张，终于爬上了车。我们真快活呀，白塔的梦终于要实现了。

突然感到不对劲儿。可不，车停了。没等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人已经恶狠狠地跳上车，把我们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再扒车，看我轧死你们！”正是那个络腮胡子，他从车窗里伸出头，炸雷似的吼了一声，便开着车走了。

真是冤家路窄！我们气得在后面追着汽车喊：“叫你翻车，叫你翻车，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

骂是这样骂了，可总觉得不解恨。我们立下誓言，非乘乘他那辆破车不可！

从此，我们一有机会就去公路边溜达。而络腮胡子仿佛看透了我們，一到这段路，就拼命地把车开得快一些，让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扬起一溜烟尘远远而去。有一回，他在一个拐弯处撞上我们，甚至刹住车，探出头骂：“兔崽子，滚远一点！”

“叫你翻车，叫你翻车，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我们一迭声地追着他的车子喊。

我们真的不能忍受了！我们准备了一大堆烂泥、石块，要给他一点儿厉害看看。



遗憾的是，一连几天，我们一直没能发现络腮胡子的踪影，好像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阴谋，突然偷偷摸摸地上天入地了。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晨，公路上的露水还没干，络腮胡子的车终于又在坡道尽头出现了。可是没想到那车突然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圆头圆脑的小伙子。小伙子钻到树丛里，沙沙地响了一会儿，又回到公路上。他冲着傻愣在一边的我们笑嘻嘻地吆喝着：“喂，小兄弟们，干吗呢？”

我们相互看看，确定他是在跟我们说话，又看看小伙子身后的车，一点儿没错，正是络腮胡子那辆破车。

小伙子奇怪地回头看看，突然明白了：“哦，你们想搭车，是不是？这好办，上来吧！”

“真的？”我们喜出望外。

“当然。去哪儿？”他把我们塞进驾驶室里，发动了汽车。

“白塔。”见他疑惑不解的样子，我们一齐指着远处那白色的塔影解释说，“喏，就是那儿，那不是白色的塔吗？”

小伙子笑了：“那是什么白塔？走近了你们就知道了！”

汽车开动了。那重重叠叠、连绵不尽的山峦第一次



在我们眼里像有灵性似的活动起来，白塔也开始在一道道山脊后时隐时现地移动着，真的像白帆一样慢慢地浮动起来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白塔完全消失了。但我们知道，它离我们更近了。

在一个岔路口，汽车停住了。“到了，小兄弟们，看你们的白塔去吧！”

我们扑通扑通跳下车，兴高采烈地朝他指的方向跑去。忽然，我们想到了什么，又跑了回来，一直跑到车前。

“叔叔，那个满脸胡子、也开这辆汽车的，怎么不开了？”

笑嘻嘻的小伙子不笑了，他抚摸着方向盘：“你们认识他？”

“对，他老不让我们乘车，他没你好！”

小伙子慢慢地摇下挡风玻璃，看着远处，低声说：“他已经不在了。”

“哪里去了？”我们不解地问。

“就是不在了。”

我们突然明白过来了，浑身打了个冷战：“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听人说，他的车正路过这儿，有辆车油箱着了火。喏，就在那边。油箱若是一爆炸，整个井场，还有你们的白塔就完了。于是他跳上那辆着火的车，把车开走了。”小伙子说得极简单，简单得让我

们接受不了。

“那后来呢？”

“后来？又不是讲故事，还有什么后来呢。”

“那，那他不是变成英雄了吗？”

小伙子说了句什么，但我们谁也没听清。因为发动机又响起来了，因为我们都在很吃力地想着这个我们无法接受的事实。

车什么时候开走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们慢慢地沿着岔路走进去。路是沙石铺成的，几道深深的车辙在路面上平行着、交叉着。哪两道车辙是他留下的？一定是最深最深的吧！路旁的树林里，有一只小鸟在细声细气地鸣啭着。

沉默着走了一段路。唉，什么话不能骂，偏骂那两句！

两旁的树越来越稀了。接着，出现了一座座黄帆布房子。不一会儿，那座白色的塔无遮无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嗨，这原来是一座蒙着帆布的铁架子。有许多人戴着奇怪的铁帽子在围着它忙碌着。它是因为那个人死去了，才安然地留存下来的。

它到底是什么？

哦，钻井。哪里地下有宝物，哪里就有它。

它也不是白色的。它上面有很多泥，还有很多油迹。



不如我们想象的洁白，也不如我们想象的神秘。它不是塔，不是白色的塔。

淡淡的雾从周围的树林里升起来，我们踏着车辙一步步往回走。不知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后面严肃地注视着我们。

回过头去，只见那井架高高地、庄严地矗立在树林中。衬着玫瑰色的天空，它又成了一座白色的塔。

“是白塔。”你说。

“是真的白塔。”我也说。

白色的塔在大山深处矗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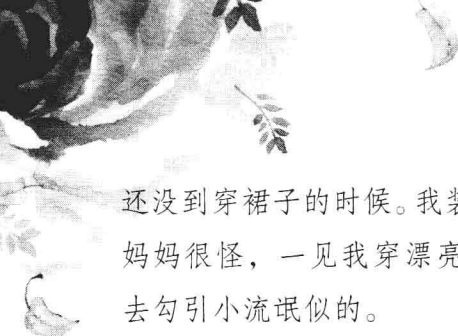
唉，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可我们都还记着它。



今年流行黄裙子

我就猜到今天是个又晴朗又温暖的好天气。心情很好地打开衣柜，我这件心爱的连衣裙平平展展，公主似的占着衣柜的主要位置，其他的衣服又嫉妒又羡慕又不满地挤在一个角落里。这件连衣裙是爸爸去年从广州给我买的，非常好看的淡黄色的丝绸料子，摸上去又柔软又亲切，舒服得要命。去年穿它时，这儿那儿又瘪又塌的，像挂在一个蹩脚的衣架上一样，自己也觉得走不出去。现在可大不相同了，穿上去，哪儿都特别合适，该丰满的地方丰满，该苗条的地方苗条。我款款地在房间里走几步，心里说不出地激动。

吃早饭时，妈妈边剥鸡蛋边嘟嘟囔囔，说天气还凉，



还没到穿裙子的时候。我装作没听清她的话，埋头喝牛奶。妈妈很怪，一见我穿漂亮衣服就要嘀咕，好像我打算出去勾引小流氓似的。

我背起书包，慢慢地下了楼。穿上这条裙子，我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青春焕发的少女。我微微地挺起胸，不慌不忙地沿着路边的冬青树走着。衣服对人心情的影响可真大，比如说当我穿上T恤衫时，我就觉得自己脚底下轻飘飘的，老想往上跳一跳，好像浑身的骨头都轻得没有了。而现在，我必须走出优雅的步态，才对得起我的连衣裙。

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身上，我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温暖地柔和地抚摸着。心的一个角落在轻轻地唱着歌。路上走着买油条买菜的老太太，走着急匆匆上班的人，也走着像我一样去上学的学生。人人都奔向自己的目标，谁也没有注意到路边正走着的一个穿淡黄色连衣裙的少女。我当然不会浅薄得像班里的罗婵之类的一样去统计马路上的“回头率”，但我非常非常希望有一个人，一个高高的、有一双明亮而温柔的眼睛的男人注视着我，真诚地对我说一声：“你真漂亮。”真的，从来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连爸爸妈妈也没有。他们对我的相貌是很失望的，说我集中了他们的缺点。每每我穿上漂亮衣服自以为美得不行时，妈妈就要打击我：“芸芸，你并不漂亮。”

于是，我立刻一败涂地，自我感觉坏到了极点。人要是自我感觉不好，就是穿上公主的衣服也不会漂亮。

在我走进教室时，男生们一个个偷偷地看我。我一路走进去，背上就像粘了几只苍蝇。说真的，我们班上的男生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他们白长了个脑袋，一个个内心像孩子，却偏偏要做出很成熟的样子，真让人受不了。

罗婵穿着大红的裙子自我感觉极佳地走进教室，一路收获男生们的目光。她是习惯了接收“回头率”的。但一见到我，她的神色立刻蔫了。她阴阳怪气地对我说：

“你穿这裙子不太合适。”

011

“是吗？”我反问一句，心里有点得意。大凡她说不好看的衣服，必定都是比她的好看的。我于是又补充一句：“Thank you！”

美术课是所有课程中最提不上议事日程的一门课。大家都明白，这个教室里是不会出达·芬奇、毕加索的，而且大家也已经过了当神童的年龄。“主要在于培养你们的美学修养、艺术趣味，懂吗？”美术老师是个刚从大学分来的毕业生，他自然明白他这门课无法与数、理、化匹敌，于是拼命强调修养、趣味。人没有修养和趣味是很乏味的。于是大家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跟他学点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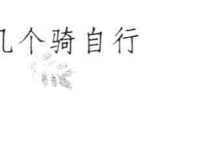
养和趣味。

美术老师属于艺术家气质，动不动就激动，一激动就把玻璃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像名贵金鱼一样，难看得叫人吃不消。他给我们讲色彩，讲红色的热烈，绿色的宁静，白色的纯洁，紫色的端庄，突然他把目光准准地落到我身上：“黄色是我最喜爱的颜色，就像那位女同学的连衣裙，真是美极了，明媚、淡雅、柔和，活泼中显出高雅……”

说真的，我一直在隐隐地盼着什么。朦胧时挺有诗意，一想到实处就不免俗气。我在盼着有人夸我一声漂亮。可这夸奖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猛，简直像急风暴雨一样。我努力保持优雅的姿态，迎接全班同学的目光。我的心却跳得如同坐了过山车一般。一时间，甚至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美术老师还在论述近几年黄颜色异军突起的历史背景和审美心理。他的眼睛又开始瞪得像名贵金鱼。他一点也不符合我想象中男人的标准。但我突然发现他并不难看，他甚至有点像我喜欢的一部外国影片中的男主角。那男主角也是瘦瘦的，个头不高，戴一副眼镜，特别有味道。看着看着，我的脸无缘无故地红了。一转眼，又碰上罗婵那嫉妒得差点挤到一起的眼睛。我的心莫名其妙地跳起来，好像心里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念头被她看透了。

回家的路上，我走得又自信又优雅。有几个骑自行车



车的小伙子回头看我，还有一个对我吹了声口哨，弄得我又恼火又得意。

吃晚饭时，妈妈横挑鼻子竖挑眼地说我穿这条裙子如何如何不好看。我心平气和地对她笑笑。丑小鸭已经变成了天鹅。从此她再怎么打击我，我也不会一败涂地了。上床的时候我想，如果以后我有一个女儿，我一定要教会她如何打扮自己。即使她不漂亮，我也要真诚地夸奖她，赞美她。相信她会越来越漂亮的。我的心里被这个念头搅得温柔得要命，好久都睡不着。

第二天自习课刚下课，美术老师到教室来找我，让我下午放学以后到他的画室去，他想为我画一幅像。我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说真的，我特别特别感谢他，一心想为他做点什么。他刚刚走出教室，罗婵就笑咪咪地大声问：“怎么这么激动呀，脸都红了？”“因为我高兴！”我也大声回答她。教室里的同学都朝我们看，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黑话。我知道她这会儿在转什么念头，她也一定知道我在想什么。人和人到了这个地步，真有点可怕了。

我如约去了。老师让我站在一块深红色的丝绒前，给我放着一张唱片，恰巧是我爱听的《少女的祈祷》。他一边跟我聊着天，一边飞快地往画板上涂抹颜色。